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 夏日蟲趣

黃連芬

老家的庭院，午後的陽光透過繁茂的龍眼樹，灑下斑駁的光影。堂哥抬手從枝頭捉下一隻臭屁蟲，用牙籤插入蟲腿，遞給了兒子。小傢伙隨即停下手中動作，小心翼翼地接過牙籤，目不轉睛地盯著不停

振翅的臭屁蟲，一臉的好奇與欣喜。望著他專注的模樣，塵封在記憶深處的夏日往事，一下子翻湧上來。

兒時的鄉間盛夏，蟬鳴在樹梢此起彼伏。日頭格外毒辣，空氣也總被曬得灼熱。可我們這群孩子，全然不怕炎炎烈日。放學丟下書包，第一件事便是扛起自製的捕蟲工具：一根長長的竹竿，頂端套著截去底部的礦泉水瓶，三五結伴，奔向前院的龍眼樹。龍眼樹下，便是我們夏日嬉戲的主戰場。

臭屁蟲最愛棲息在一簇簇龍眼花上。我們躡手躡腳舉著竹竿，慢慢靠近花團，將瓶口穩穩罩住，輕輕一探，藏在花叢裡的臭屁蟲便紛紛落進瓶中。偶爾動作稍有偏差，警覺的小蟲便會噴出黃褐色汁液，一股淡淡的腥氣隨之散開，沾在皮膚上數日才能褪去。即便如此，我們依舊穿梭在樹蔭下，樂此不疲地捕捉，直到瓶子被塞得滿滿當當，才肯歇手。

小小的臭屁蟲，被我們玩出了不少花樣。用細線拴住蟲腿，抬手放飛，就像牽著一隻迷你風箏；找來細枝搭成簡易T字架，「一字」兩端各拴一隻蟲，豎著插進竹筒，輕輕搖晃，兩隻蟲子齊齊扇動

翅膀，一架別緻的「小蟲風車」便悠悠轉動。而最讓我們心心唸唸的，還是它的獨有滋味。鍋裡熱油，剪去臭屁蟲的頭與翅膀，下鍋撒上粗鹽翻炒，片刻功夫，鮮香便飄滿整間屋子。蟲殼酥脆，內裡肉質鮮香獨特，圍在灶台邊的我們，你爭我搶，連手指上的餘香都不放過。

夏趣不止于此，待到稻穀收割的時節，田間的禾蝦便是另一道饕餮好物。大片稻穗之中，藏著成群的禾蝦。待到稻叢被割到只剩一角，無處躲藏的禾蝦撲梭著翅膀四下飛竄。守候多時的我們立刻圍攏，左攔右撲，不一會兒便能滿載而歸。不需要複雜的烹飪，直接扔到火堆裡烤，那焦香酥脆的味道，簡直勝過萬千零食。

鄉野之間，形形色色的小蟲，都是我們的樂趣源泉。

龍眼樹上的長鼻蠟蟬模樣俊俏，紅翅鑲著翠綠紋路，長長的口器高高翹起，宛如神氣的小騎士；苦楝樹上的牛角蟲威風凜凜，黑亮的外殼點綴著白斑，頭頂一對彎曲硬角，握在掌心沉甸甸的，能清晰感受到它奮力蹬踏的力道；還有通體翠綠的打鐵蟲，模樣憨態可掬，一經觸碰便直挺挺裝死，待旁人放鬆戒備，猛地翻身躍

起，伴著「噠」的脆響，總能惹來陣陣驚歎。

記憶裡的夏天，彷彿漫長無邊。我們整日流連在鄉野之間捉蟲子，在陽光下肆意奔跑嬉鬧。直到暮色降臨，裊裊炊煙飄過屋頂，母親悠長的呼喚聲傳來，我們才戀戀不捨地收起玩鬧，慢悠悠踏上歸家的路。

時代悄然變遷，如今村裡的孩童，大多守在屏幕前度日，電視、手機成了日常陪伴。市面上零食種類繁多，卻再也嘗不出當年爆炒小蟲的淳樸鮮香；網絡世界精彩紛呈，也比不上昔日觀察小蟲打鬧、田間追逐奔跑的簡單快樂。

夕陽西下，將龍眼樹的影子拉得悠長。我站在樹下豁然懂得，那些難忘的夏日歡愉，從來不是因為小蟲有多特別，而是年少的我們，擁有最純粹的好奇心。願意為一隻慢行的蝸牛駐足，敢于在滾燙的陽光下盡情奔跑，篤定一根簡單的竹竿，便能留住一整個盛夏的溫柔。

蟬鳴依舊，稻香依稀，只是那段伴著蟲鳴、肆意撒歡的舊時光，終究留在了回不去的往昔，成為心底一段溫潤綿長的回憶。

### 我在等風也等你

張士杰

春天走了很遠才到這裡  
你也走了很遠

晾衣繩上  
那件藍布衫  
還在滴水  
時間從指縫漏下

像黃昏輕輕叩門

野草越長越高  
高過我們  
曾經的對話  
我學會用火柴  
生火  
煮一鍋稀粥  
等晚風  
把它吹涼

其實  
我等的是不是風  
是你推門時  
帶進來的  
那陣熟悉的  
塵土的味道

### 夏綠潑潑來

白麗霞

你留心過嗎？夏天是一潑一潑濃起來的。季節的巨匠彷彿收起了春日裡小心翼翼的工筆，換上了一支飽蘸濃墨的巨大刷子，在天地這張宣紙上，開始了無所顧忌的潑灑。

四季的畫卷行進至此，已從清新婉約的小品，切換成了色彩濃烈的油畫。

春之筆時而惜墨如金，畫出「草色遙看近卻無」的朦朧；而夏之筆，則全然是另一番氣象——它時而傾盆大雨般潑墨如水，時而濃墨重彩地堆疊塗抹。夏天的綠，不是一寸一寸描畫出來的，而是一潑一潑傾倒出來的，濃郁得要從葉子上滴下來。

夏天的第一抹深綠，無疑是駐紮在梧桐葉上的。雖然古人說「梧桐一葉落，天下盡知秋」，但在盛夏，梧桐卻是最早撐起一方濃蔭的勇士。

立夏剛過，那巴掌大的葉片便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膨脹、變厚，從嫩綠轉為翠綠，再從翠綠沉澱為墨綠。那樣的綠，濃得化不開，站在樹下抬頭看，陽光被切割成細碎的金箔，透過層層疊疊的葉片灑下來，在地上印出一片晃動的碎影。這綠，不再是春天的試探與羞澀，而是一種宣告——宣告著生長的權力，宣告著生命最旺盛的爆發期已經到來。

你能感覺到季節之筆的豪放與鋪張，這正是夏天的脾性。它不像春天那樣輕聲細語，而是扯著嗓子告訴你：萬物瘋長的時候到了！你看那庭院裡的老槐樹，主幹粗壯，枝椏橫斜，每一根枝條上都掛滿了沉甸甸的綠。那不是單薄的綠，而是千枝萬葉堆疊出的綠

之堡壘。王安石說「晴日暖風生麥氣，綠陰幽草勝花時」，這「綠陰」二字，便是夏天最精準的註腳。春天的綠是「淺草才能沒馬蹄」，夏天的綠則是「綠樹濃陰夏日長」，一字之差，境界全出。

每年夏天，我都會被這鋪天蓋地的綠意「淹沒」。有一件事，你可以嘗試在同一棵大樹下，每隔十天拍一張照片。當你將照片連成一組滑動觀看時，會發現夏天的綠是在瘋狂「吞噬」空間。今天還是稀疏的枝幹，明天就已被濃密的葉片遮蔽；今天的葉子還透著光亮，明天的葉子就已在背光處呈現出深沉的墨色。夏綠寸寸深，深得讓人透不過氣，卻又深得讓人心安。這綠，是蟬鳴的舞台，是鳥雀的迷宮，是酷暑裡唯一的清涼避難所。

夏天裡，每一處角落的綠意都是一潑一潑漲起來的。池塘裡的荷葉，初生時只是尖尖一角，羞答答地探出水面；沒過幾日，便「啪」的一聲鋪滿了半個池塘，像千萬把綠傘同時撐開，連水面都被擠得沒了空隙。

那些田田的葉子，層層疊疊，風過時翻起一片銀白的背面，如同綠海中掀起的浪濤。你忍不住驚歎：「這夏天，真是綠得潑出來了！」這份綠，不再是春天的柔弱纖細，而是一種野蠻生長的力量，一種「我就是佔領這個世界」的霸氣。

還有那滿山的松柏與雜樹，它們不像樹葉那樣張揚，卻用另一種方式詮釋著夏日的深沉。遠山如黛，那「黛」色，便是夏天獨有的蒼翠。它在正午烈日的暴曬下不低頭，在午後暴雨的沖刷下不褪色，像一群沉默的衛士，守護著夏天最堅實的內核。

夏綠鋪展加深的過程，也是萬物在緊鑼密鼓地醞釀成熟的過程。那綠意蔥蘢的背後，是桃李的甜美，是西瓜的沙瓤，是稻穀的金黃。如果沒有這「潑潑」而來的深綠打底，秋天的豐收便成了無源之水。

不要著急，讓我們跟隨夏天的節奏，



文藝副刊

海韻

# 央視曝光「小作坊翻新牙刷」

近日，《財經調查》欄目接到消費者和業內人士的舉報，市場上有一些牙刷生產企業，涉嫌違規使用各類廢舊、回收塑料的原料，製作一次性牙刷，並大量銷售進市場。

## 《財經調查》曝光小作坊翻新牙刷

### 劣質「回收料」牙刷流入市場

在揚州市江都區的一處小型廢品收購站，場內堆積著各種廢舊塑料，有裝化學制劑的白桶、家電上拆下來的舊面板、電風扇的蓋子、破舊的輪滑鞋……

給廢品稱重的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些回收塑料經過簡單粉碎後，會流向各類塑料製品加工廠，其中相當一部分專門用來製作牙刷。按這位工作人員的說法，裝過洗滌劑、尿素的化工廢桶，沾染各類殘留物質，全程不做清洗就送到外面直接粉碎加工。只要加入顏料染色，就能解決廢舊塑料原料外觀髒亂的問題。記者跟隨一輛收廢品的三輪車，來到另一處廢品收購站，地上擺滿了回收來的牙刷。只見一位工作人員坐在小板凳上用砍刀，把牙刷頭一個個砍掉。

留下的舊刷柄，他們會按照顏色分揀，隨後送往加工廠打碎，再次製成新的牙刷柄。

### 用拖鞋邊角料做牙刷

### 小作坊現場觸目驚心

在江都區一個民房的後院，記者看到院子裡散落著各種已經加工好的一次性口罩，花花綠綠的包在塑料袋裡都沒有拆封。

負責人告訴記者，這些回收來的口罩，可以在他家的小作坊直接加工成製作牙刷的

塑料顆粒，這類原料，行內人叫「回收料」或者「回料」。

記者在這處院落中還看到了一堆一人多高四四方方打包好的塑料垃圾，這些垃圾裡面有已經看不出本來顏色的各種塑料布、蛇皮口袋、黑色垃圾袋、塑料繩。而負責人告訴記者，這些垃圾居然也是做一次性牙刷的原材料。

如此劣質的塑料垃圾，加工前沒有清洗、消殺流程，僅經過高溫處理、簡單濾網過濾……面對這些「回收料」的化學成分隱患、衛生隱患，加工廠的負責人並不在乎。由于原料雜亂，產出的回收塑料顏色斑駁，並不統一，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最終都會統一染成黑色對外售賣。

工廠的老闆說，這類低價「回料」，牙刷廠一般不會單獨用來製作牙刷，而是按比例摻進全新塑料原料中使用，以此大幅壓縮生產成本。

在院子裡，記者看到了大量無紡布、熔噴布、防護服邊角料隨處堆放，老闆說，這些材料原本是生產口罩、醫用防護服的專用原料，它們的主要成分也是聚丙烯，和製作牙刷柄的塑料材質是一樣的，他回收做成「回收料」顆粒，利潤更大。

老闆給記者裝了一包他們加工好的塑料顆粒，除了黃顏色，還可以用色粉調成紅色、藍色等，最普通的是白色和黑色。牙刷廠購買這些原料可以直接加工成不同顏色的牙刷柄。

在另一家「回收料」加工廠裡，記者看



到回料原材料竟是鞋廠製作拖鞋剩下的邊角廢料。

一名工人站在高處，把拖鞋邊角料投進攪拌機的漏斗裡，經過高溫處理，流出來的液體在水槽裡凝固成細長的拉絲，在水槽末端經過切割機切割，漏斗裡出來的就是一粒粒白色的塑料顆粒。

老闆說，他的貨供不應求。這些正在裝車的塑料顆粒，會直接拉到杭集鎮的牙刷廠製作牙刷。

### 部分翻新牙刷流入酒店民宿

### 「回收料」一次性牙刷僅6分錢一支

按照生產廠家指點，記者來到揚州市廣陵區杭盛科技園，這裡聚集了多家生產酒店一次性用品的工廠。為了規避原料價格上漲的壓力，不少小型工廠大量使用低價的回收塑料，與新料混合生產牙刷，原料配比根據牙刷定價彈性調整。

杭集牙刷工廠的負責人帶領記者參觀了牙刷生產流水線。塑料顆粒從原料桶投入設備，經過高溫熔融，再通過模具壓鑄，快速成型為整排牙刷。

即便高溫能夠殺滅細菌，但回收塑料原料成分繁雜，有化工廢桶、舊牙刷柄、拖鞋邊角料、鞋拔子、垃圾袋，高溫可以殺菌，但無法改變複雜的化學成分，廠家承認，其實他們買回收原料品質全憑運氣，劣質原料引發質量問題時有發生。

廠家告訴記者，因為這類低價回收塑料顆粒大多出自無資質小作坊，屬於「三無」產品，拿這些「回收料」做牙刷，牙刷生產

廠家自己都無法確保生產出來的每一批牙刷質量都會合格。在這個工業園內，記者又找到一款極低價的一次性牙刷，出廠僅僅六分錢一支，廠家用的是稗桿回收塑料混合製作，以此來降低成本。園內另一家工廠，也在生產同款低端牙刷，工作人員告訴記者，這種超低價格的產品是行內的通貨，也是行業內走量最大的主流產品。

### 翻新牙刷暗藏健康隱患

### 有害物質易滲入人體

廠家告訴記者，如果牙刷柄全程使用「回收料」製作，質地會變脆，在使用過程中極容易在口腔裡斷裂。

在合肥中菜市酒店用品城，這裡不少批發商行主營酒店布草，同時兼營一次性牙具批發業務，這裡的從業者坦言用「回料」做的一次性牙刷質量不太好，確實容易斷。

在鄭州裕豐國際酒店用品城裡，情況大同小異，市場內多數批發商戶都在銷售「回收料」製作的牙刷，主要供給小型酒店與民宿，質量堪憂。

長期從事預防醫學、環境科學研究的專家潘小川告訴記者，使用這種「回料」製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風險不僅來自原料本身，反覆回收的塑料成分複雜，在高溫熔融加工時，還會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質。一次性牙刷使用時直接貼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劑，原料裡的各類有害物質極易滲入人體，長期使用暗藏多重健康隱患。

